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一百四回 逢潑皮馬快反遭捕

賊人進德州，就遇德州的二衙陳工。這陳二衙大名去給道台作過生日，徐克展又送過二衙陳工，所以他認得大名道的馬快徐克展。聞言不表。單說德州的二衙陳工，在後擋車中，由車窗之中往外觀瞧，則見那茶館子的門前，站立一人，黑面目，身高五尺，年紀不過二十七八。仔細又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大名府道台衙門的馬快徐克展。陳二衙一見，吃了一驚，腹內說：「他同皂頭段文經殺了大名府的熊道一家七口，半夜逃走，保定府總督劉大人將此事奏明皇爺，皇爺的龍心大怒，一道旨意與劉大人：『會同古北口提督閻大人，務必要將匪逆段文經等拿住，朕當御審。』這如今各州府縣，畫影圖形，捉拿他等。再者，還有保定府劉大人的告示寫的明白，上寫著：『有人拿住段文經，賞銀三千兩；拿住徐克展、張君德、劉奉，賞銀一千兩；報信者，賞銀五十兩。』不料，他如今現在德州城內。我今派人將他拿住，豈不是一件功勞美差？」

這陳工車內心打算，要拿克展把功擊，腹內說：「此人在大名當過馬快，捕盜拿賊大有名。他的本事我知道，一人能擋許多兵。德州城，雖有兵丁與衙役，卻是尋常一數同。指望他們拿逆匪，依我想來未必能。這如今，輕舉妄動他驚走，再要拿他枉費工。」陳二衙，思想之間來得快，自己衙門眼前存。來至滴水將車下，邁步翻身往裡行。

一直徑把書房進，太師椅，坐下二衙叫陳工。長隨忙把茶來獻，縣丞用過接去盅。陳二衙，低頭思想時多會，忽然一計上眉峰，說道是：「必須如此這般樣，徐克展，保管中我計牢籠！」二衙想罷不怠慢，眼望長隨把話明：「你快去，速傳快頭王文左，書房陳某有事情！」長隨答應翻身去，不多時，快頭前來見縣丞。陳二衙，座上開言把王頭叫：「俯耳來，要你留神仔細聽。」王文左聞聽不怠慢，走至那，縣丞跟前側耳聽。陳二衙，「噦噦喳喳」說了幾句，快頭答應口內哼。他又說：「事不宜遲急速去，照言而辦莫消停。」文左翻身往外走，陳工等候在衙中。按下縣丞書房內，再把那，徐克展明上一明。

且不說德州陳二衙定計，再說那大名府道台衙門馬快徐克展。自從在大名府，與他那大舅皂頭段文經，還有兩個衙役張君德、劉奉因抱不平殺了熊道台一家七口，被官兵擒拿，將他等趕散，徐克展他就跑到山東地面，德州城內茶館子內，挑水做苦工活。他扮了負苦貧人，且先耐時。

這一天正然挑水，挑著兩桶水，打南往北走。迎面來了一人，年有三十多歲，朝南而走，眨眼之間，與徐克展走了個對頭。徐克展挑著兩桶水，往西一躲，這個人往西一躲；徐克展往東一躲，這個人也往東一躲。事逢湊巧，不偏不歪，正正兒兒的碰在徐克展前頭那一桶水上面，將水全都碰灑咧！徐克展還未講話，那個人他倒不依咧，把眼一瞪，說：「我把你這個瞎眼的，也有挑著水往你爹身上走的？灑你爹一身水，這是怎麼說！你今得與我吹乾了，要不是我把你狗日的眼挖了！」

眾明公想理，這是成心要惱氣不是？誰知道徐克展並不動氣，反倒講話。徐克展，滿面帶笑來說話，他把那，「大爺」連連尊又稱：「並非是，在下成心把你老來碰，皆因為，躲閃不及是真情。」徐克展言詞還未盡，那人聞聽罵一聲：「有你這瞎眼王八蛋，竟意兒，拿桶碰你的獨祖宗！別說你，茶館挑水一窮漢，就是那，州尊欺我也不能！」罵著罵著動手打，揚起巴掌往臉上扔。克展並不肯動氣，皆因他身有罪名。瞧見那，巴掌臨近忙躲閃，那個人，一個嘴巴竟打空！使得他，一溜歪斜好幾步，「咕咚」栽了個倒栽蔥！

鼻子嘴臉全搶破，爬將起來眼圈睜，順手操起水扁擔，照著克展下絕情。馬快一見不怠慢，忙用胳膊把扁擔迎，只聽「吧」的一聲響，挑水扁擔起在空。震得那人兩手木，忿得他大罵不絕聲。二人正在打鬧處，從北邊，又來公人整四名。

徐克展與那一個人打鬧之間，從北邊又來了四五個人。

馬快徐克展舉目一瞧，看光景，俱是公門的打扮。不多一時，走至他們倆的跟前站住。內中有個人就問，說：「你們二位為何打鬧？」那一個人還未開口，徐克展先就講話：「眾位有所不知：方才在下挑著一擔水，打南往北走，他打北往南走。我們倆剛然行至一處，他將在水的水，全都碰灑，他倒不依，張口就詈，舉手就打。眾位爺們想理：誰是誰非？」徐克展言還未盡，忽聽那四人之中，有一個麻子臉的，就望那一個不依說：「朋友，你這不算欺負人家？你將人家水碰灑，人家不說什麼，你倒不依，張口詈，舉手打，欺負人家是外鄉人，你仗著什麼？」

你這字號，有多大？」那個人聞聽這個差人之言，把兩眼一瞪，說：「問你是怎麼著？莫非你這個意思，替他拔鬚，你還不依？」

我把你這個慣說瞎話、關東的卯孫，根半腿的亮桿禿子日的，太爺今日不依定咧！要不給祖宗一口一口地吹乾了，這場官司太爺和他打定咧！」差人聞聽，帶怒講話。

只聽那，差人帶怒來講話：說「那人留神要你聽：既然要把官司打，伙計們，拴起他來莫消停！」三人聞聽齊答應，襖包掏鎖手中擊。邁步近前捋一捋，「嘩啦啦」，套在那人脖項中。回手就把疙疸子取，然後又拿一般，原來是，雙料的棒子鑛鐵打，不容分說，把那雙手入捧中。收拾已畢拉著走，忽聽那人把話云：說「你們行事不公，莫非欺負我眼生？為何不把他上鎖，難道他是你們祖宗？」

差人聞聽這句話，說「不要嚷，太爺們行事最公平！」說罷他眼望徐克展，說「大伙計留神要你聽：這如今，他一心要把官衙進，你也只得走一程。不必心中擔驚怕，照應有我們小弟兄。要叫你腦袋著了地，再不應役在公庭！」

徐克展，無法只得將頭點，說道是：「全仗照應感大情。」

公差聞聽說「交給我，不必害怕在心中。」說著也就上了鎖，捧上雙手动不能。他們這才一齊走，逕奔州衙往前行。

穿街越巷急似箭，不多時，縣丞衙門眼下橫。克展來在衙門口，不由後悔在心中：這一進內將官見，怕他看破我的形，那時反倒遭圈套，自投羅網跑不能！按下克展心中怕，再把那，二衙的公差明一明。